

靜  
娛  
亭  
筆  
記

靜娛亭筆記序

夫人抱玢函效明之學。擅含章通理之才。婉丁覽之  
精微。甘子雲之寂寞。執古之醇聽。誦先之清芬。斐斐  
然。春規而秋矩。鬻鬻乎。翔鳳而飛鸞。江都以儒術顯  
長卿以文章進。松茂柏悅。箕舒翼張。德輝所臨。鷲鷲  
布其丹采。直聲既昭。騶虞騰其白章。於以軒襲帝載。  
麴蘖皇風。比正禮於二龍。許公明以一驥。方將縮銅  
麟。豈徒製錦。彙郊以不剛。不柔貞。百度以無偏。無  
黨定九流。由是攬轡起澄澗之志。側席膺簡畀之

任願慰抱膝。效徵格心。豈非儒者遭逢之盛。然而風  
花舛午。才命升沈。琴韻既奏。伯牙乏鍾期之遭。鼎器  
雖宏。烹雞屈函牛之量。葩華萍布。偏遺空谷之孤芳。  
絲羽啁啾。孰聽焚衢之鳴鳥。握靈珠而匿耀。拊古瑟  
以銷聲。見之於吾師。子蓮先生矣。先生八桂流芳。  
雙榕擢秀。驅染煙墨。鏗調金絲。抽雞次之典。採龍威  
之藏。凡紫宙異聞。黃車軼事。莫不流談若海。著錄成  
帷。迨夫政成三異。詩詠十奇。宋元友愛人爲事。世仰  
德門。傅僧祐理縣成名。家傳治譜。處脂膏而不潤。申

禮防以自持。西漢重仁恕。椽東里稱慈惠師。雉雉焉。  
歌南國之甘棠。于干焉。頌西都之神雀。方冀銜鱸應  
瑞。沃承玉篆之頌。何期唳鶴與悲。遽痛金護之萎。以  
奉諱解組。湘中人咸望東山再起。南國重來。而先生  
無出山之意。良以流行坎止。東坡不合時宜。嗜古避  
榮。曼倩豈諧世俗。未褒曲突之功。徒起積薪之歎。蛾  
眉見嫉。猿臂難封。袞袞登臺。鄭虔之官獨冷。悠悠自  
得。龐公之心常安。先生天懷淡定。不慕浮榮。幸生  
堯舜之朝。何思何慮。宛在羲皇之世。以遨以遊。爲七

松居士作五柳先生。怡志者瑤華十乘。插架者緗帙千函。所著金粟山房詩文集。固已丹篆羅胸。吐陳芳之符采。墨書盈掌。搜唐述之精華。其大者闡揚忠孝。其小者箋釋蟲魚。其麗者寫奕詞壇。其奇者暢岵嶵。圓決懿濼。而使之暢。慰鬱伊而使之伸。猗歟盛哉。茲又網羅逸事。搜訪異聞。成筆記十二卷。是知分柳文暢之技。足敵十人。展龐士元之才。原非百里也。或者惜其鳳池未到。鵲印遲來。豫章出地。早儲作棟之林。和璧在山。誰識連城之寶。難比卜商。特進於十三行。

之後徒憐虞望自安於百六椽之中未嘗帷幄運籌  
徒令煙霞託跡嗟乎馮唐已老介推不言太沖詠史  
下儼懷古之悲虞卿著書秋士憂時之淚遂使臨浣  
紗之江越女照影而自憐袖運斤之手拙匠相率而  
呈技良可慨已不知通塞有命富貴在天紅休之罍  
既通綠錯之文咸究以權奇倜儻之才加旭厯銳銀  
之力賈逵之問不休有資津逮河間之事求是如飶  
謨觴於以怡襟抱達性情樹得靈檀杯傳照世精進  
不已未必非儒者安全之素志也

紀鴻

一經徒抱三

三載長違。雖任昉幼齡。亦傳銘月。而相如壯歲。未賦  
凌雲。經張茂先之。鄉。媿福地。對此懷人。記武平一之  
七穆。三桓。因而考古。比明新投轄之錄。滑稽炙鞞  
之談。一編入手。百讀傾心。不必黃州說鬼。奚殊丈室  
談禪。事多述舊。意轉生新。譬夫情田百頃。瑤林與瓊  
樹交花。文律九成。調露偕承。雲競奏。銅川雖不宣於  
用。玉溪乃善用其才。是真道深於喻。指理妙於解。頤  
者矣。湘東之管三品。自足流芬。河北之紙百翻。行看  
價貴。所惜龍文。非刈蒿之具。固宜韜錫於匣中。或者

鳥鳴有伐木之歌。待遇知音於絃外。恰喜琅函披處。  
如獲記事之珠。從知玉札揮來。卽是牖民之鐸。受業  
湘鄉曾紀鴻拜撰



靜娛亭筆記目錄

卷一

民以食爲天

明代苛斂之重

減兵增餉

視兵宜重

金觀察論鹽務

近日善政

李制軍虛衷詢事

疏通京官

經世文續編序

歐人分據各島

俄人議立戰規

日本旱稻

勒中丞解事

禁賣軍器以制盜

破散會匪告示

輪船達重慶

西人得新地

論開礦之益

華地多礦

輪船局生意漸盛

西人集股之易

論勵精圖治之益

為洋布局而發

如運司清廉

靜娛亭筆記卷一

賀縣張培仁紫聯

民以食爲天

民以食爲天穀者農之所自出也四民之中惟農爲最勞亦最苦石琢堂殿撰

韞玉

藝稻記云西磧山人

藝稻於庭地廣一弓以時灌溉之及穫可得一斗穀客有過而笑焉者曰是穀也不給一夕之餐藝之奚爲也山人曰吾欲不忘稼穡之艱難故也客亦知樹藝之術乎四民之勞苦莫如農農殖百穀稻則其尤

難者也春而耕夏而耘厯乎三時以望其穫往往燥  
濕寒暑之不時以爲農害春秋記二百四十年之事  
書有年者三而已豈不難哉吾聞維暮之春農家浸  
穀爲種苗而成秧則拔而更植之縱縱橫橫之以成  
行非是則爲童子稻雖穫弗豐繼此而耘薙去他草  
注水滿畦毋敢溢毋敢涸也稻根蔓延必手梳櫛之  
赤曜當天水如沸湯長跼田中不知蛇虺之出其下  
也七八月之間少休息矣然天多風惟旦夕灑於天  
無生災害花矣而多風則蕊多落而不秀穀矣而多

風則莖多折而不實熱則葉萎寒則膏凍幸而雨暘  
以時昆蟲不作入租官府而享其餘天之祐也國之  
福也不然則終歲之胼手胝足適以易其飢寒耳吾  
鄉擅江湖水利多膏壤江以南無蝗災似乎農者較  
他處爲易然夏月田閒桔槔聲晝夜不絕勞可知也  
今吾與子身居華屋終歲食稻梁非魏風所譏不稼  
不穡者乎吾不能同其勞且同其憂樂焉客去乃筆  
之於書

明代苛歛之重

偶閱平江縣志因知明代苛斂重重民不堪命矣錄  
出之知生今之世爲農爲商俱有熙熙自得之樂  
列聖深仁厚澤乃歷久若忘真有帝力何有之意矣  
按志中所載田賦論云三代時貢助徹法皆什取其  
一尙已漢興天下大定乃輕田租十五而取一世祖  
建武中詔田租三十而稅一又何其輕也晉成帝咸  
和中始度百姓田取什之一稅米三升袁帝卽位乃  
減田租畝收二升唐初定租庸調法租者男一丁授  
田百畝歲租粟二石調者每丁歲輸絹綾共二丈綿

三兩輸布者麻三斤庸者每丁定役二十日不役則戶納絹三尺德宗作兩稅法夏輸無過六月其秋輸無過十一月宋制荆湖等路夏稅以五月一日起納七月十五日畢秋稅以九月初一日起納十二月十五日畢元初定制取於內郡者曰丁稅曰地稅取於江南者曰秋稅曰夏稅貞元間罷湖廣夏稅改科門攤增鈔五萬餘錠大德三年又改門攤爲夏稅而并徵之視江浙江西爲差重矣明洪武十四年詔天下編賦役黃冊以戶爲主詳具舊管新收開除實在之

數爲四柱式冊首總爲一圖每十年有司更定其冊  
曰編審二十年令隨糧定區區設糧長四人度糧田  
畝方圓次以字號悉書主名及田之丈尺編類爲冊  
狀如魚鱗號曰魚鱗冊大約以魚鱗爲經土田之訟  
質焉以黃冊爲緯賦役之法定焉凡賦役之法有丁  
有田丁有役田有租租曰夏稅曰秋糧凡二等夏稅  
無過八月秋糧無過明年二月丁曰成丁曰未成丁  
凡二等始生籍其名曰未成丁十六曰成丁成丁而  
役六十而免又有職役優免者役曰里甲曰均徭曰



雜泛凡三等明初立法未嘗不善以戶計曰甲役以  
丁計曰徭役自萬曆九年頒一條鞭法總括一州縣  
之賦役量地計丁丁糧畢輸於官一歲之役官爲簽  
募凡額辦派辦京庫歲需與存留諸費以及土貢方  
物悉并爲一條皆計畝徵銀折辦於官立法較爲簡  
便又正統間戶部援征倭播例畝加三釐五毫天下  
之賦二百萬有奇萬曆十年復加三釐五毫十一年  
以兵工二部請復加三釐通前後九釐增賦五百二  
十萬遂爲歲額崇禎三年軍興於九釐外畝復徵三

釐共增賦百六十五萬四千有奇此歷代賦役之厓  
略也然至明季而繁重極矣不詳考明末弊改又烏  
知我

朝仁政之超出前古哉蓋明有三征民之桑絲南布  
袷襖布縷之征也秋糧粟米之征也里甲均徭驛傳  
民兵力役之征也桑絲者民有田十畝令植桑麻木  
棉桑四十株科絲一兩五錢此夏稅也秋糧者準田  
均額輸米爲本色輸銀爲折色本色中存給本處者  
一二起運南京者八九其起運以民兌軍軍爲代輸

然耗費繁重正額外復有雜額其後遼練加餉米加  
三之一民反糴米納糧此秋糧之弊也里甲者百一  
十戶爲一團團以十戶爲里長餘百戶爲甲長一里  
長統十甲長不能甲者爲半團城居者爲坊長坊亦  
計里凡十年一輪直本以督辦賦稅後遂責以供應  
其供應之額派有四曰祭祀銀鄉飲銀養濟孤貧銀  
弓張銀歲派之目亦有四曰淺船銀皮張銀柁木等  
銀預備派科銀其計丁糧而均派者五曰茶芽損解  
銀兩京藥材銀弓張銀銀器銀解衣銀坐派者亦五

曰各部物料銀黃白蠟銀厯日銀舉人水手銀其公  
費之目有十曰上司公用銀進素箋銀春秋各祭銀  
春冬鄉飲銀養濟孤貧銀新春雜用銀歲考科貢應  
試銀造冊雜解銀府縣修衙銀支用使客銀皆論糧  
不論丁而責諸里中坊長故民以田爲累一畝數金  
猶不敷用里長有力科派十甲里長無力追收不前  
則至傾家以應矣均徭者明初派額論丁不論糧亦  
十年一值役品官及六十者免役七十以上一子免  
舉貢生監雜職免謂之優免其餘皆十六成丁而役

六十而免以丁應役無所謂丁銀也自後乃有銀力  
二差力差者差役也銀差者僱役也又其後雖有二  
差之名亦皆一例徵銀銀差支爲祭祀之用者曰文  
廟崇聖名宦鄉賢山川社稷厲壇也爲公典之用者  
曰朝覲賚表鄉飲迎賓歲貢賓興部運也爲有司之  
用者曰公宴衙解什物鋪陳柴薪油燭也爲廩餼之  
用者曰書冊齋夫膳夫馬人厨役而齋郎樂舞屠夫  
則藩役也爲賑卹之用者布花也力差銀歲給實役  
者倉老斗級庫子禁子皂隸巡欄渡夫鋪兵京解也

就均徭中別出爲目則有驛傳蓋兵民兼水陸故額  
派有馬夫有差船其役亦係派銀十年一值論糧不  
論丁然他役第供本境驛傳兼役境外境內則派銀  
應役境外則輸銀協濟民兵者明初立民萬戶府至  
景泰間令郡縣招募民壯宏治間僉民爲養馬機兵  
按丁給僉點多者爲頭戶少者爲貼戶後遞減兵額  
以銀輸部號革兵銀後又以派費盡徵於官皆取盈  
於頭戶凡此四差流弊種種自立一條鞭法統計四  
差之銀按丁糧而分攤之身一丁徵銀一錢四分稅

一戶徵銀一錢八分謂之田差銀銀輸於官官爲僱  
役苦樂始稍均矣總之明以丁糧之增損爲有司之  
考成故丁口有增無減丁糧既定父子祖孫世承其  
賦雖田盡人稀不得減免若土著戶絕承其業者卽  
承其丁不許開除故時稱釘莊丁甚有官吏妄增丁  
糧以禍者然無丁則羣指爲客籍派當紙戶蠟戶不  
得應考於是又有買當丁糧以圖占籍者初猶止徵  
丁正厥後賦歛日重民爭棄田避賦因增丁壯以益  
催科一遇派丁田三丁七赤貧無計相率逃亡或投

縉紳豪族爲奴士習因而大壞奸民得蒙優免以逃  
差役則良善之應役者愈苦時諺云家有一頃田頭  
枕縣門眠當日窮黎苦况殊可憫也張李二賊乘機  
煽亂從者如雲夫非以民窮之故歟 國朝順治初  
除明季煩苛與天下更始革雜派四差銀改充兵餉  
十四年頒賦役全書凡地丁先開原額繼開荒亡次  
開實徵又次開起存起運則分別部寺倉口存留則  
詳載款項細數官員經費定有新規會議裁冗改歸  
正項本色絹布顏料銀硃銅錫茶蠟等項已改折者



查照題定價值開列仍解本色者照刊書價值辦解  
於是宿弊一清康熙五十三年奉

恩詔有增丁無增賦實貽萬世無疆之休雍正四年  
定攤丁於地之法使富民爲貧民出身賦貧民爲富  
民供耕作以輸賦稅兩利相資益昭簡便八年設立  
各官養廉而耗羨亦有定則無許加增乾隆十一年  
停止婦女緝審三十七年乃并停緝審百姓得優游  
耕鑿之中休養生息官中有事召工給值如平人遇  
大工大役三農晏然不驚從古所未有也民亦何幸

生此

堯天舜日中哉而教匪會匪猶輒思犯上作亂且藉賦歛爲辭宜爲覆載所不容已

讀以上兩記爲子弟者宜知生計之艱爲農夫者宜思國恩之厚

減兵增餉

偶閱申報載減兵增餉議筆勢雄暢於時局亦有可采處今錄於此減兵增餉之議起於數十年前而同治初年克復東南數省則皆賴歷年招募之勇而經

制之兵不聞有一軍足以勝敵致果之任者也髮  
匪自異而楚徧擾江南北間擄掠之衆更甚於前江  
浙爲天下財賦之區賊隨處搶擄足以供數十萬人  
之食而無憂餉需之不繼賊旣衆多則官軍分投防  
剿少亦不敷調撥而江浙各處又無最險之形勢可  
以據一方而操全算試思曾文正自安慶規畫漸逼  
金陵李伯相治其下游而左師又從浙之西南兜轉  
自外圍攻以防賊之他竄而作聚殲之計當日四面  
兜圍需兵若干設非招募勇丁則額兵不過充二十

分之二何能處處防制使賊卒亡於江浙而從此不復更熾耶夫乃知從前所養之兵無一可用所糜之餉無算爲可惜耳卽以海防論其勢不在於兵多而在於兵精果使操練得法器械銛利熟悉海面形勢周知中外情形一船得一船之用一人得一人之力則雖十人中裁其九人而以十人之餉并歸一人其事亦屬可行蓋近來海防所重守口爲上而游擊次之環東南萬餘里雖處處有海口而現在輪船鐵甲實有不便駛入者故如前明防倭之法迺遷設置幾

徧海岸在今日轉爲贅疣矣且水師船隻前代僅泊於內口現在輪船鐵甲必於洋面布置苟能擇要地以駐之則敵船直入既可遏禦卽敵船傍窺亦能移截一處頗有重兵而數百里洋岸可以無窺伺之虞所以船固不必太多而人亦無須過衆也守口之船務選至堅至大者其次等者則用以游擊遇有敵船在海岸無兵之處搗其虛而攻其不備卽以此等船礮應之總期一船可抵百船之用卽一人可代百人之力而餉精則不可不豐泰西用兵所以人心堅定

遇事能忍者原止在兵餉之足贍身家故其兵不多  
而有事時自能獲勝從前越海尋地者每至一處輒  
得其地而治之如英之於印度及阿美諸洲當時以  
英之地勢論之卽罄其國中之兵亦不敵土人之多  
而況主客異勢勞逸異情謂欲得其地而治之豈可  
操券者乃居然成此大功言美利於數萬里之外緣  
其所到之處皆無紀律之兵不若英之優於養勤於  
教之有功也顧以泰西兵餉之制欲我中國仿行之  
其事正不甚易泰西一兵每年之餉有至千金者其言

太夸恐不足信

其室家之耗衣食之費數倍於中國不至此數則不敷其一年之用而執戈之日不免內顧之憂故相沿如此若中國則每一兵歲有百金之餉其有家者已足資俯仰之需其無家者亦可積成家之費較之泰西不過十分之一而在中國自無慮兵之不精矣向例額兵之餉僅足供一人糊口故兵雖多而無用及招勇之制則每勇一名月餉約在三兩六錢之數已優於兵一倍矣

連兵米核計

成效已著於剿平髮

逆之時今天津所練北洋水師及各省輪船上所用

諸色人等以兵餉勇糧核之特有加增惟各省有各省之章程或太費或偏枯耳竊謂海疆措置第一在選擇人材既得其人優其養贍以期兵心之專一勤其訓練以冀技藝之精工兵雖不多自敷於用餉雖太費而絕不虛糜由是環海萬里聲勢聯絡呼應靈通海防一事已全權在握矣抑有說焉用人之際急則召募不惜重資及事稍平又事節省矣從前燕臺紅單船添募廣東水勇五百名月餉自十五兩至八兩今擬改爲額兵一律三兩且次餉已八箇月矣恐



該勇丁怨咨交作以今日創辦海防事事宜從忠厚是在當事者通籌熟計焉耳

### 視兵宜重

又有重兵說云昨錄東瀛新報言日本之募兵向有拈鬮之例拈得者入伍爲兵近有鄉人子拈得此鬮而不願往聞輸官以銀二百五十元可免役商諸其父其父不允子遂懷忿釀成弑逆之案云細觀此事而後知日本之兵之不見重也果重兵則爲兵之人或者以技藝考得之或者世隸兵籍不列齊民之內

又何必行拈鬪之法哉拈鬪之法大抵以民不願爲兵之故始創此例以爲拈得者勢處無可如何只得低首下心束身入伍以示公平絕規避也然行一法必有一弊相沿旣久轉開賄賂之門得以上下其手相承取巧此種風氣若令他國聞之豈不齒冷蓋選兵而拈鬪已非整軍經武之道納賂而獲免役更屬刻剝攘竊之尤日本近來效仿泰西自謂師武臣力不難比盛於泰西諸國而縱橫於太平洋海之上乃其選兵之弊一至於此欲其兵之日強也得乎泰西

兵制之善莫如德國兵器之精兵船之堅號令之明糧餉之厚無事有事皆成勁旅也 本朝沿前明之法滿蒙漢軍之外各綠營皆如舊制挑選身家清白年力强壯之民以入其伍糧分三等曰守餉曰戰餉曰馬糧馬糧之數倍於戰餉以兵餉之外又有馬乾也而馬兵中技藝精強即可拔補額外由兵而官異日陞階至提鎮者其少時不過一兵而已明時增設武科亦有舉人進士三鼎甲之名乃轉讓行伍爲正途而以科甲爲傍階重兵之意於此可見至於餉精

之外優卹兵丁如紅白喪葬等事則例有賞給出征陣亡則有卹銀已拔官階者蔭以世職調遣之時棚中設火夫以供衆兵飲食又有長夫以代衆兵挑抬傷疾則醫治之病廢則送歸之而將官哨弁在營則甘苦與共生死與同尤必恩義相聯方可得力待兵不爲不厚無如生齒日繁物價漸昂兵丁所得月餉爲數雖不多尙可敷衍今則僅足供一身之糊口而已又况承平日久武備廢弛統帶各官多不得其人月餉每有剋扣以致兵丁所得愈微而民間之束身

自愛者不能託足也今欲仿秦西重兵之法不必別  
事更張只求爲將弁者各發天良則爲兵丁者咸循  
本分數十年之後中國之兵必不至遠遜秦西彼日  
本拈闌以取之復納賂以免之者蓋不可同年而語  
矣

金觀察論鹽務

金梅生觀察云湖南北兩省舊岸爲川鹽占據二十  
餘年迭經江督奏請規復未能定議經戶部議奏請  
令淮南商人包足鄂庫九十萬再津貼川釐六十萬

果能有商出結認包於該二省釐餉無虧卽將川鹽  
停止等語川鹽占淮已久早成喧賓奪主之勢此時  
卽使淮南敢於認保包此一百五十萬之巨款一經  
運鹽前往不能消足十五萬引勢必徒成畫餅况卽  
銷足十五萬引乃每引派釐多至十兩亦非商力能  
堪夫淮鹽之滯銷不在乎荆襄宜之口岸不復實在  
乎武漢黃德之口岸多私該四府額引三四十萬道  
近年只銷四分之一並非戶口凋零實由川私越灌  
使武漢黃德能銷舊額四分之三則荆襄等處縱不

規復而淮南已多銷十數萬引足抵議復川岸之數  
矣查川鹽之在川納稅者十五萬引也入鄂而完釐  
者十五萬引也過平善壩經淮員查驗者十五萬引  
也統湖北兩省武漢黃德荆襄鄖安德荆宜施長岳  
常澧衡寶十六府二州計之舊額定引共七十八萬  
餘道乃四百斤成引今係六百斤成引應折成五十  
三四萬引乃近年兩省所銷淮鹽約二十二萬引并  
川鹽十五萬引只有三十七萬引上下此外尙缺銷  
十六七萬引非真缺銷也乃由於川中官商正引之

外尚有無數小販之私銷近年票商章程到岸之後  
鹽統入官棧由官督商與鹽行出售層層加以關鍵  
故流弊較少若現在川鹽情形則出井之地無商無  
票已絕少稽查沿途出運更無官無卡更全無約束  
安得不流弊百出自產鹽各井至平善壩千里而遠  
始有委員釐卡計斤繳釐而每包大至四五百斤多  
於准鹽數倍勢難如法秤掣不過虛應故事所謂十  
五萬引乃就官商所運約略言之而未計私銷之數  
也且一到沙市並不查察一任鹽行水販順流直下



任意浸灌此實淮引受病之根以今日局勢而論先令川省將有井若干坐落何處澈底清查造具細冊每年各井卽照近年所報之十五萬引作數分攤每井應出鹽若干定以限制所有承運之商亦令先輸捐款按引領照開具花名籍貫一如淮鹽之式自井所至平善壩扼要設卡逐處掣驗必鹽數票數相符方准下駛並選派明幹大員前往四川專司查核川井出鹽總數不得於十五萬引之外有顆粒夾帶沙市地方設督銷局酌委幹員凡川鹽到後全入官棧

存儲俟各路商販來時憑官督商發鹽照舊例另給水程小票票上注明運往何縣分消卽船戶車戶花名亦一一詳載到岸後先行報明地方官俟消竣後卽以水程繳縣由縣繳局以資查對不得闖入下游淮界凡川鄂交界及武漢以上地方如查出有鹽無票之船卽全數入官作爲私論川中私販既不能於出井時多運又不能於分界外灌浸但能以商運十五萬引官鹽盤旋於荆襄四府一州之地則下游淮界不受川鹽一絲之累凡武漢黃德四府之民皆食

淮鹽自然加倍多消從此兩淮不爭復岸可也不包鄂釐可也不貼川餉更可也在我乃遵

祖宗成憲并照戶部原文非格外出奇之舉荆襄既係淮鹽引岸今雖借運川鹽應受淮官約束而淮商淮窟一年多消十六萬引已與復岸望加之引無異每引收釐六兩以十六七萬引計之又可爲朝廷多收帑項不下百萬較復岸後包繳九十萬一說此省雖盈彼省仍絀統計全局毫無益處者大不同矣川鹽十五萬引仍准行銷在川省不能以小民失業

協餉支絀爲詞矣淮鹽不望格外多銷但期武漢黃  
德之舊額不缺則淮南場竈百十萬窮丁貧戶自可  
喘息一紓此乃正本清源潛移默運之道果能實力  
奉行三五年後川井以次收束再將滇岸疏通則淮  
鹽舊有之規模十數年後不難全行規復矣

川鹽十五萬引有釐稅不至有陋規而無引之  
川鹽亦乘機混入矣蓋獎藪所在卽利藪所在  
始而助餉久而生弊歷來已成錮習此川鹽所  
以難禁淮鹽引地所以難復也 此說乃持平

之論且中肯綮以爲可行後閱金匱龔少蓮禮  
借箸錄歷數川鹽之弊由川至鄂設卡處皆不  
能杜私販之鹽不可計數始則以集利成局繼  
恐以結黨藐官而川販漸橫始知淮鹽引地一  
時未易規復也當事者必洞知其弊然後從此  
設想自有挽回之策否則空言  
耳

近日善政

金梅生觀察

安清

曰我朝歛民最薄國初歲入

僅一千數百萬載在京江張相國集中雍正一朝整

理各省關稅乾隆一朝整理各省鹽法因而戶部歲入多至四千三百萬然大半取之商不盡取之民所謂重本抑末也嘉道之間國與民皆患貧奸僞日滋禍患相繼士習益漓民心益競其由來也甚漸其消息也甚微綜核名實返樸歸真此固非一手一足所能致力也言嘉道以來國與民俱患貧此言是矣然其端不起於嘉道間也我

朝定鼎以來

列聖之愛民也至矣普免錢糧厚卹災沴史冊所未

見也民間休養生息久矣到處皆安居樂業則藏富於民而國自富大小各官雖未必盡廉幹而陋規之外不能廢削閭閻廉吏亦易爲然極盛不無少衰乾隆中葉以後習尚愈侈酬應愈廣粉飾亦愈巧試觀袁才翁儉戒一篇知在上之厲節鉞者東下之嚴而下之巧取更甚矣加以福康安之驕奢自用和珅之貪縱欺蒙其私家之財物無一非小民之脂膏國家之元氣也雖屢奉明詔處家則去奢崇儉蒞官則實事求是而此等習氣未能盡除正所謂其來甚

漸也譬之一身少壯氣盛之時不知愛惜精神恣意  
聲色初自不覺其憊四五十時則百病叢生矣今  
者大亂初平 聖明在上事事悉歸公議但能持久  
不變美意中自生良法延訪內必有異才風俗蒸蒸  
日上當綱紀肅清之際必無竊權如和珅輩者日愼  
一日風俗蒸蒸日上矣

李制軍虛衷詢事

金梅生觀察曰嘉道年間河患最甚而水衡之財亦  
最糜東南北三河歲用七八百萬居度支十分之二



一由於乾隆中裁汰民料民夫諸事皆由官給值繼而嘉慶中戴可亭河督請加料價兩倍故南河年需四五百萬東河二百數十萬北河數十萬其中浮冒冗濫不可勝計各河員起居服食與廣東之洋商兩淮之鹽商等凡春闈榜下之庶常及各省游客皆以河工爲金穴視其勢之顯晦爲得贖之多寡有自東河至南河揚州而廣東四處獲一二萬金者至道光末年國用大絀湘陰李石楛尙書督兩江詢余以節帑經久計余對曰積弊已深操之急徒生亂耳千金

之堤一蟻穴足潰之未可以國事嘗也必十年而後  
可公曰次第行之誠善亦有說乎余對曰首三年當  
定年額三百萬以一百萬支長年歲修一百萬辦緊  
要工段一百萬爲各官公費用度及游士部胥之安  
置行之三年凡緊要工程已具減爲二百萬再三  
四年減爲一百五十萬再三四年減爲一百萬則無可  
再減而道工固若金湯無懈可擊而十年之中崇實  
黜華雖有誅求責望亦必日有所減十年後歲需一  
百萬仍可永慶安瀾卽官與民皆有高枕之樂究其

實五十萬卽足於公事其五十萬仍以贍公中之私而已

又云李石樞尙書性嚴峻丰采凜然督兩江各官股栗而愛才若命余時爲州佐時時召與長談其時河帥爲潘芸閣以治河著聲年老多弛事畏公嚴峻先自劾行矣公攝河篆謂余曰國帑若是支絀而潘嚴糜度支數百萬厥咎綦重特以翰林大前輩不欲其暮年罹法故隱忍之余對曰潘公何罪公愕然余曰河督與封疆異河事一不慎費帑千萬賑貸之數猶

不與焉潘公七載安瀾所省多矣公無言余又曰潘公之罪不在於貪尙有甚於所言者公大驚曰豈非謀反叛逆乎余曰非也河工以人才爲急必平日識拔之培植之策勵之成全之始可收得人之效潘公自恃其人才一道漫不知省始而請託行焉繼則更有甚者故今日通工文武數百員求一辦事之才不可得天變不可知一旦有讐誰堪當其任者此則大臣負國之最甚者耳公撫掌擊案稱善者再曰以爾才識余任爾江五年中必力薦爾爲河督幸自愛

又問曰其巡捕數人交通關節宜悉劫之余曰自來  
巡捕一差誠屬終南捷徑至於佛門廣大固已無所  
用之公笑曰然又問其幕友楊姓在此開典業要皆  
舞文積資信乎余對曰楊姓開典乃其母舅范姓運  
粟鹽致富所貽不盡由於視田所入但以河督幕友  
卽在本地開典不知避嫌謗由自取又問一書吏胡  
姓交通官場無弊不作當籍沒置之極典余曰此等  
人城狐社鼠無大伎倆不肖者自爲熒惑耳未必官  
官皆與之往來也現悖入者必悖出非廣爲結納安

得有聲煇諒目前所積已無多金然吏性好狡責之急必多牽引若遇興大獄必多投鼠忌器者若審而後輟不免虎頭蛇尾之誚驅逐之足矣不值發千鈞之弩也公又曰部議用錢河工獨不可行乎余對曰河工夷險在指顧間錢質至重比運往已不給於用矣故不能不用銀以一車兩馬數百里旦夕可至隨地易錢足以濟急况公在蘇撫任內已奏明各項不能不用錢文獨河費則否不慮前後矛盾乎公又問通工人才孰優孰劣余對曰此時人才不競到處皆

然不獨河工在屬員大都循分供職在上司不過節短取長而已優與劣無大異也公曰卽同一循分供職亦有長短余曰知人甚難虛聲甚不足恃有頗有名而無實濟者有極闇淡而極可取者非與之共事實不敢妄評若以世俗混混之黑白爲對則公聞之已熟無待鄙言所以殷殷下詢蓋欲其真知灼見耳惟某人才具開展可支緩急某人篤實精細專事不苟此外無可注考矣是日所論十數事余皆抗論逆其意公獨深納之嘆爲忠直夫以兩江宮保之重而

青女正金言 卷一  
許一小吏盡其言公平日之淵衷偉量無我見無容  
心可知矣

錄此一則想見古大臣虛懷下問集思廣益之  
風深有合於夫子不爲己甚之意可見王道必  
本於人情也世之好說官話自示體面其實萬  
不能行或行而更致僨事轉不如仍舊貫之爲  
愈者豈少也哉後一段泛論人才亦屬近情之  
說凡真有才者必不矜炫一旦手握斧柯一切  
應爲之事必由平易中做出方可行之久遠此



事李公行述中未載

見水窓  
卷夢錄

疏通京官

偶見萬侍御

培因

條奏京官補缺之難請設法疏通

一摺足徵侍御爲

國家愛惜人才之意其意以爲

京中各部員須十餘年方得補缺補缺後又須十餘年方邀記名簡用道府進之於少壯之時用之於衰頹之歲以有用之精神擲諸虛牝豈不可惜爰思設法疏通以勵人才而作士氣吾恐終無可疏通之法也缺少人多班次太繁近日各衙門又有保舉超補

靜娛亭筆記

卷一

五

之法捷足者或可先登守分者終歸向隅可勝嘆哉  
卽如外官惟候補知縣一班人員尤爲擁擠每省總  
在一百員以外每年補不到一員至速亦須五十年  
方可補完疏通之法自在公而且明之大吏矣

經世文續編序

李次青先生曰善化賀氏經世文編成於道光中葉  
迄今四十餘年名卿巨儒接踵而起宜必有蒐討而  
賡續之者饒子新泉篤素好古取近時文章家擇其  
言之足以經世者用賀氏法分隸入條目以類相從

名曰經世文編續集夫政隨時而損益其因革異同  
之事成跡則具見於文章故同一河也昔之南行者  
今則北矣同一漕也昔之河運者今則海矣同一鹽  
也昔用綱法者今則票矣同一兵也昔用旗營者今  
參以練勇矣同一邦交也昔之交易口外者今則朋  
游中土矣其他禮樂刑政並有變通蓋自賀氏成書  
後數十年間而政事之沿革已若此宜文之日出而  
加盛也有一代之政事知有一代之文章萬古日月  
光景常新雖百世可知也

士大夫有用世才者達則操政柄窮則持清議  
以聞於時差糞裨補闕失觀次青先生之盲知  
蔑古者固蹈不學無術之譏而泥古者拘而鮮  
通以之處常尙虞積弊之日滋况以之處變哉  
粵匪初起時勢漸蔓延時形猖獗有勸某大吏  
速卽籌餉招練新勇以守爲戰蓋深知綠營之  
兵不足恃也某大吏斥之曰吾聞調兵以剿賊  
未聞招勇以剿賊事遂決裂亦泥古之一端也  
歐人分據各島

彙報載歐洲各國不肯輕啟兵釁論云歐人之通海道也始於阿非利加洲葡萄牙人始開埔頭於及朴荷蘭繼之英吉利繼之遂爲諸國東道之逆旅於是西境沿大西洋之北英法各國皆建埠通商此外英別有亞丁法則有阿爾及由阿洲至東南洋印度一隅其幅幘之大埒於中國觀法類之所紀載元奘之所經歷諸國毘連幾於星羅碁布而英盡掄而取之自餘諸島國或屬西班牙或屬荷蘭或屬於英皆剪滅其社稷役使其人民今日環顧亞細亞洲中國之外

日本而已越南爲法據緬甸暹羅爲英據阿富汗現  
已覆亡波斯僅成孤立亞洲全土英人幾有其半而  
猶未已也豈不爲之寒心亞美利加洲所有精華會  
萃之處已盡爲美邦所割據當歐洲未通海道之時  
每日相攻伐殺人無算顧一千數百年間滅者僅二  
一曰波蘭一曰匈牙利而其餘如故也歐洲戰事其  
載於前史者如羅馬之統一疆宇日耳曼之征服諸  
邦英之糾合列國以制法在近日則如俄土之相爭  
而英法助土以攻俄以及普法之鬥噍與之爭皆爲

宇內有數之戰法王拿破侖英將挖林登皆以善戰  
名其爲戰也機捷於雷霆勢播乎山嶽一事偶拂彼  
此卽以干戈相見矣從未有遲回審顧而不敢遲發  
者自法蹶普興之後諸強國乃不敢輕於言戰如英  
之援土但見其今日調水師明日調戰艦駐泊何處  
鎮遏何方而俄之於英亦若將日事於戰爭電報遠  
傳皆云俄師出矣英旅陳矣而久之則寂然也然則  
今日之歐洲其不敢輕啟兵釁可知矣豈以火器之  
制愈精血肉之軀當之無有不糜而萬鈞之礮百鈞

之彈摧堅洞剛可以平城郭壞村舍極其所至不難  
赤地千里自有兵事以來未有慘酷至於此極者也  
歐洲諸國伎倆相同設一交鋒敗者固無論矣而勝  
者亦喪失實多固不敢輕於用兵也然此歐洲之福  
非他國之福自歐洲而外火器軍械戰艦水師誰能  
與之頡頏若使避其所難而圖其所易殫心以勤夫  
遠路吾亞洲其能高枕而臥哉

俄人議立戰規

近聞歐洲各國在荷蘭會議新立戰規擬纂入萬國



公注首倡此議者俄羅斯國也以近時火器猛烈塗炭生靈動以千萬計慘不可言其大旨云戰陳之際所用軍器毋許置毒藥於其間當追奔逐北之時敵兵手中不持軍械者毋得擅加殺戮但拘禁作俘囚而已毋許用炸裂致火之物以殲羣衆亦毋許當夫事勢窮蹙之時不准其求免一死即使嬰城抗命累月窮年而後拔之者亦毋許屠其城無噍類如兵入敵境凡城垣有礮臺濠塹有守兵者則可圍之村落之中並無戍卒毋許焚攻會堂神廟藝院書院醫院

不得焚燬如得法人地安撫其民亦不必驟改其風俗輒易其規條境中辦事文武不得妄加之罪所征賦稅毋得增收宜以其地所入之財裨益其地之民如衙署公所可取爲我用至於戰時所收之船礮貨物電標鐵路議和之後宜按其價值之多寡以給之以上所議諸條意美法良誠不愧仁者之用兵按我中國之用兵恩威並用德刑相濟蓋除惡務盡周之所由興魯從罔治夏之所由治二者法不同而意同非寬猛之互異也蓋古來政寬則民慢慢

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此其道循  
環而迭相用我朝列聖相承深仁厚澤浹洽  
人心乃有揭竿跳梁弄兵潢池者此非出於誅殺  
不可務去而良安所謂辟以止辟也否則其亂正  
未有已時反側之徒從而窺朝廷之動靜以爲卽  
使叛逆亦不見戮則作亂者蠡起矣此其操縱之  
間自有權衡原非煦煦孑孑者所得而窺也然我  
讀俄國所定之戰規而深有感矣此其言不出諸  
弱國而出諸強國豈欲爲收拾人心計乎第其言

則藹然仁人之言也

### 日本旱稻

申報館主人曰中國之六穀曰稻粱菽麥黍稷有宜於水田者有宜於乾田者而喜雨畏旱則一也從未聞有宜旱之六穀更未聞有宜旱之稻種今竟有之產於日本日前有一英人告予曰我國家因印度連歲旱災實由印度地方每苦雨水常少令人各處求覓不畏亢旱之物以便種植庶免饑饉之苦乃近日於日本覓得稻穀一種性不畏旱其種植之法須用

鐵鋤鬆土置種於中以土掩蓋不須灌溉卽能發生  
並可不必分秧再插又無旱槁之患此據日本農夫  
所言如此現已令如法種植如能與地土相宜或可  
不至因旱復成巨災吁是亦足見造物之仁又足見  
造物之奇也惟恐世遭大旱人多餓孳故特降此一  
種穀可以禦旱災而全人命天之待人可謂厚矣是  
以日本近來所產之米不可勝數英人得此嘉種或  
不至再憂旱魃之爲虐也豈非天地降生之至寶哉  
中國西北各省連年旱災顆粒無收人皆相食若能

青女... 卷一  
得此穀種何至有凶年飢歲哉

勒中丞解事

福建巡撫勒少仲中丞疏云竊照州縣爲親民之官  
胥役鮮安分之輩詐贓斃命科罪綦嚴定例地方官  
於衙役家丁因事釀命失察處分均應降調卽自行  
訪拿究辦亦不得藉詞邀免惟思丁役滋事之案全  
賴該管官隨時摘發按律懲治方足以昭儆戒若業  
已自行拿辦猶干降調處分則州縣自顧考成必至  
憚於發覺丁役洞知底蘊轉得肆其挾持上司見聞

所及勢難深燭隱微下民愚懦可欺未必盡能控訴  
是處分愈嚴諱匿愈甚臣愚以爲欲除衙蠹之害當  
絕瞻顧之私與其立法過密而隱庇適快奸私何如  
吏議稍寬抉摘全無顧忌伏查逆倫重犯隨時懲辦  
恐多諱飾未定處分嘉慶十八年間欽奉 諭旨遵  
行有案其餘命盜雜案疏防失察各處分一經拿辦  
均准寬免查銷則丁役滋事失察處分似亦可變通  
辦理應請嗣後家丁胥役詐贓滋事逞兇釀命查係  
該管官通同婪索知情縱容或知而不舉別經發覺

者應仍照舊例嚴議治罪外如實止失於覺察自行  
訪查究辦者由該管上司確查隨案聲請免議倘有  
捏飾贍徇情弊另行專摺嚴參如此則該管有訪拿  
之權無降調之慮可以有犯必懲而家丁胥役咸知  
本官無可要挾自當謹凜刑章不能以身試法矣

此案已交部議未知可邀允准否想手掌銓衡者  
洞達人情自不致與勒中丞意見相岐也而中丞  
整頓吏治之苦心昭若揭然中丞所議者僅此一  
端想其胸中所洞悉者何止此一端蓋不知州縣



苦况徒然刻覈從事者皆斲削 國家之元氣而  
不知政體者也

禁賣軍器以制盜

近日盜賊充斥劫掠之案日有所聞甚至戕事主拒  
兵差火藥刀鎗儼同大敵推原禍始謂盜賊之恣肆  
無忌者以軍械之莫不備具也軍械之莫不備具者  
以市肆之公然出售也彼有洋銀數元即可購火鎗  
一具用以衛己卽用以傷人由此糾合亡命動輒數  
十人一隊地方安得而不被其擾商民安得不被其

害乎誠欲弭盜必須申明厲禁凡各店中有軍械出售者宜隨時派官查核卽有各村莊各商船置以備不虞者亦須殷實舖戶擔保如是則有所限制盜賊之軍械日久必多朽壞臨時不適於用則收捕必易乃制盜第一良法也故欲使盜賊失其所恃必自查禁民間之私藏軍械始欲民間不私藏軍械必自約束舖店之私售軍械始

軍器之禁各國皆有行伍中人如有犯事者革追軍興以來召募鄉勇至承平而退撤其所領器械

必令繳歸本管營官不許攜帶以去例禁甚嚴所  
以防閑官兵者如此自咸同用兵以來軍器之流  
落民間者不可勝數或爲賊匪之所遺或爲潰軍  
之所棄或鄉有團練請領於官而事畢未曾繳出  
或遣撤勇丁携藏在身而營官未經驗收在良民  
得之不過爲守望之助匪徒得之適濟其行兇之  
具也通商之後外洋鎗礮售入中華在和約中原  
不許外國商人隨地販賣必有某省某營委員奉  
到憲札咨明各口關道照會洋官然後交易所過

關津卽以此爲查驗第各處盜案事主報官往往有強盜施放洋鎗拒捕者其鎗果何自來耶大批鎗礮按照和約原無私相授受之事第恐小人貪利或將用過廢鎗收商修補或造中國舊式之鎗或向洋人零星購買種種設法購得之後賣與盜匪得數倍之利又有鐵匠在僻處代賊打造火器以及各種軍器無不獲厚利者此等之人爲虎添翼而使之狂噬商民其設心可惡其貽禍甚大此而不嚴查嚴辦吾恐盜賊之儼漸張髮逆之亂殷

鑿不遠也應照強盜例不分首從皆斬治亂民不得不用重典

破散會匪告示

近日會匪各省多有敢於明目張膽顯然叛逆約期糾眾起事者已於楚北省城見之若非其同夥武弁某先期報信不可問矣所謂伏戎於莽大可慮也偶見漢鎮張司馬所出告示明白勸戒是破散會匪及邪黨之妙法示云照得會匪謀爲不軌雖經破獲然聞漏網之頭日尙多如果潛來漢鎮有知其藏匿地

方者卽赴本分府衙門面稟俟拿獲後訊係真實頭  
目確有憑證當分別大小稟請上憲重給獎賞決不  
宣示該引線人姓名致貽匪黨報復之患若該線前  
被協入夥恐將來獲匪懷恨仇攀卽可照自首之例  
寬其既往加恩免究其各遵照毋懷疑懼惟不得挾  
嫌妄指善良致干重咎切切特示

各省何不照此意出示庶匪徒畏同黨之反正易  
於敗露而有所懾焉亦未雨綢繆之良策也若待  
如湖北之會匪形迹詭祕若非

神明默祐幸有會中昔與同黨者反正則必然決裂矣此不過一紙之費何俱寂寂爲

### 輪船達重慶

自宜昌設立通商馬頭以來百貨流通中外民商咸沾利益或云宜昌雖立馬頭所惜者其路不能直任重慶耳漢口至宜昌其間無灘水爲逆流而大艘亦尙可行宜昌至重慶一路灘險太多絳路實畏途也然西商云灘雖險船亦可行蓋洋船十餘丈喫水數尺中流而行或可無碍華船所以屢瀕於危者以中

流水勢極大多靠兩岸而行耳若許洋人赴該處通商必然創造合用之船以冒灘險而行之無悞蓋歐洲水路亦有險灘彼已講求有素也行之一二年我華人亦從而效法焉此舉若行則二月方達之危路可變爲數日即到之坦途商樂其利民遂其生豈不

美哉

申報

### 西人得新地

近日西人新探得北般烏那入達顏地函致其友云那入達顏者山打根之屬地也距山打之南有河曰



乾那入達顏紆流而入於海若擊舟沂河而上六七  
百里易輪而帆駛入內地一千三百餘里而造兩岸  
土地肥沃人民鮮少平原廣闊一望瀰漫數百里皆  
桑麻五穀烟葉甘蔗沙谷米諸物居民悉依平遠水  
山聚族結廬於其顛大木陰森質美而堅利於造船  
制器水邊嘉果纍纍爛熟過者取以果腹一舉手之  
勞耳魚蝦充斥水濱土產燕窩冰片以布帛易之獲  
利不啻倍蓰數年前有數十酋盤踞積不相能互相  
攻擊華人至此者未能安居今則我國家設有營房

敢爭鬥平寃抑且有巡船往來河上民情安堵大異  
曩時其未習教化之野人悉驅之內地商旅亦無盜  
賊之虞自山打根取道而入計程一月有餘不愧清  
平世界又按乾那入達顏有營房之最遠者曰卑農  
嘉河口建築礮臺曰馬田礮臺近日華人商於是地  
者日衆有二西人口丹備曰吉里與當道立約買回  
伊洛坡刺海濱之地將大事興作華人得此消息定  
當源源而來 按孔那入達顏爲山打根所屬之一  
山打根又爲婆羅洲諸部之一推之中國南洋羣島

基布星羅如錫蘭島如檳榔嶼如噶蠟巴如蘇門答  
拉物產莫不饒裕即于婆羅洲相隔一水之摩散比  
克亦著名之大島也明湖子

申報館  
中人

有友曰金楷理

者美國博聞之士也當與之論時事金君每嘆中國  
事當爲而不爲者指不勝屈而事之最可惜者不就  
南洋羣島分設理事司教等官以收拾海上之人心  
爲經久不寢之計因叩以民數幾何曰中國人民散  
布於南陽羣島有冊籍可稽者二十兆有奇

恐未必  
如是之

多想日久滋生繁  
衍爲數自必不少

嗟乎觀目前之事意金君之言然

則中國執政經理南洋島可緩乎

中國生齒日繁今有此等安生之區可貿易亦可耕種是可喜也又聞南洋某島產一樹結實如芋如藟土人不知耕種食之以代五穀較中國之桄榔麵外國之沙谷米似更勝之如能收其種與日本之旱稻並植焉則我中華永無荒歉之患

以下采申報

論開礦之益

中華有礦之地半皆民間產業山地田蕩無不納糧

於官礦在地中官欲取之是奪民之業也前明萬厯年間礦使流毒天下若彼皆奄豎也但知責令富戶獻金以爲礦中所出而已若當時特派廉明大員早有今日西洋機器以之興辦則明季之富可立而待何至遼東有警戶部只存銀八萬兩而束手待斃哉我朝二百餘年不敢輕言礦務乾嘉以後上下莫不患貧道光一朝雖勉強支持已有難以敷衍之勢至於咸豐年而力絀矣開捐抽釐納粟補官諸弊益甚不可究詰設令道光之世查辦鴉片一事當局者

虛中采訪藉悉中外情形不至鹵莽滅裂激成大變而仿取西國諸法以興地利以裕民財以紓國用則髮逆之亂何至如此敗壞而捐輸可以不開卽開亦可以不減成也迄今會匪捻匪南北皆有伏莽其餘諸弊亦未能盡除正切杞憂推原其故不得不歸咎於辦理鴉片一事起手之諸臣也乃今大局尙可支持若仍不變通以擇地開礦而采之則理財之法已窮 國家大用將安出也夫歐洲之人講求開礦矣精矣乃亞洲之上如土耳其阿富汗印度諸國則與

中華同在一洲皆仿西法一律開採何以中國猶謂未可耶聞阿富汗之鄰邦阿類別諸地方查出一金礦爲天下各礦之冠尅期開辦夫阿類別諸小國也國小民貧安能有巨款興辦惟習聞泰西風氣君民通財合力并作將來餘利一體均分故能成此善舉耳我中華如能派明幹大員妥立章程示民以信則股本之集尙非難事採煤鐵以利用採金銀以富國正其時矣但須敦請西儒之精格致識礦苗者審擇既確無游移無冒昧則股分之財自不妄費矣

華地多礦

東西各國之所以致富強者全賴礦務苟不開礦則煤無所出鐵無所出何以行輪船火車何以製槍礮船艦利國便民胥在乎是中華地大物博其利之蘊於地者當倍蓰於東西各國及今而自取之煤可以供輪船之用鐵可以供製造之用若金銀銅礦則其用尤多明知其有可開之礦而必拘守成見使之終祕而不發此何爲乎且開辦之法皆集商糾股而爲之不費國家一毫之帑倘開採得法將來中華可以



高無窮之利而近聞言官有請禁開礦者以爲除業  
經奏請開辦各礦仍照常開採外其餘未經奏請沿  
江沿海等處之礦一概不准再開此何爲也哉度其  
意必以爲沿江沿海洋人往來之地設或開礦恐洋  
人生心不知洋人如欲生心何處不可卽如緬甸已  
爲英人踞其要害且欲由旱路以通中國豈由於開  
礦之故乎就江西一省而論礦苗甚旺而民間困苦  
異常設或開辦礦務則瘠苦之民皆可招之爲工日  
得一二百文足以糊口養家矣卽現在開平之煤礦

佳而且多該處亦向來瘠苦現在民間皆有欣欣向榮之意未聞盜賊竊發而溫台等處未經開礦反有黃金滿之匪黨滋事齎匪等又竊發於清淮武漢之間蓋開礦則若輩有利可圖卽有匪徒且爲利所束縛人人皆有進餉何肯甘爲盜賊自罹於法網此理易明不待智者而後曉然也

輪船局生意漸盛

上海輪船招商局告白云查第一年本局祇有伊敦永靖福星利運和衆及承領閩省船政衙門之海鏡

等六船洋人尙無戒心第二年添購十船規模日見  
恢宏洋商遂生忌嫉竟將往日水脚甯波二元半減  
至半元長江五兩減至二兩天津八兩減至五兩彼  
恃其本厚利輕驟然跌價欲以牽累我局孰知各省  
大憲無不維持大局各省商民無不歡附中國輪舟  
彼船官利雖輕而貨少我船官利雖重而貨多未見  
我不勝於彼也竊計從前洋商各船除開銷外每年  
獲利數百萬自本局設立以來聞其盈餘有限是漏  
卮已塞銀不外輸矣本局既裝漕糧固其本招徠商

貨培其末斷無不旺之理卽如旗昌輪船公司在上海爲領袖初立局時僉謂難與頡頏而本局竟以洞庭等船往來長江以分其利以大有等船往來甯波以挫其銳是以未及兩年旗昌已有退讓之志或謂長江甯波等處不應添設碼頭徒佔成本十餘萬不知不設碼頭則轉口各貨無可攬載豈不讓旗昌之獨佔甯波生意乎或又謂本局輪船只宜專走天津以收漕運之利不宜分赴各口與洋船競勝不知洋商不辭險阻航海數萬里無非爲圖利而來豈有食

毛踐土之火於本國利權所在不思擴充一任外人  
久踞耶或又謂輪船侵奪沙船生意若輪船全歸洋  
商是真侵奪矣今本局之設自管事以至水手皆中  
國人與搭客語意相通僱募精壯之人不使閒廢練  
習海上操舟各務日臻嫻熟以裨實用貨物之轉輸  
既速風濤之保險可憑矣試再進而論之收回利權  
固是目前要着况未雨綢繆設有調遣不患無船益  
於國者一也洋商不能高擡水腳之價行旅自無  
浪費之嗟而船載各貨莫不照應周到不至如洋船

之不相顧惜其益於商者二也各處設遇水旱偏災立可裹運米穀以濟之挹彼注若兩得其利有益於民者三也 丁丑三月

西人集股之易

中國未設招商局以來利源皆歸西人自開創招商局以後華人乃漸思自擅其利然在開創之初猶恐有其利者必有其害不得不以小心行之蓋膺此任者固非可輕易也近年以來根基漸固獲利較豐觀其每年所繕清單頗有蒸蒸日上之勢仁和保險公

司計股本銀三十五萬兩按年給息一分五釐外餘  
俱存爲公積以年來生意平順獲利較豐卽開拓新  
加坡舊金山等處保險生意利益漸多復公同商議  
除照本給息外另派餘利一分五釐自光緒元年十  
二月起至六年年底止已共給息二十五萬三千餘  
兩而本局所派之餘息尙不在內其獲利厚矣近日  
我中華之利藪往往爲西人所佔雖明知之而不能  
與之爭者以西人之舉事也殫其心力竭其資財專  
心而爲之且君民有通財之道朋友有假貸之情故

西人之舉也易其成也亦易中國則不然創一謀利之事旁人已竊竊焉議之一有不成訕之笑之及其將成妬之忌之財則無可通力則無可假故中國之舉事視西人爲難乃仁和保險公司不畏其難而成效已彰彰可據若此雖曰由於眾股之贊成而經理其事者亦可爲膽識兼全矣他若香港之東安保險公司常安公司萬安公司保險之利其效如此則招商局輪船之益也大矣夫輪船與保險事屬兩岐而實則歸於一本有如許保險生意則必有如許輪船



生意第輪船所獲者爲水脚與保險所獲不同耳近年招商局輪船愈行愈遠有至英國者有至美國者西人所取於中國者中國即可取之於西人其獲益

豈有涯哉

辛巳二月

此議興高采烈大爲我華人生色天道剝久必復轉歎而贏之機兆於此矣所慮者招商局輪船駛至美國洋人忌之有暗中作梗之說拙豐者多稍不如其意有聲言將挂彈章以爲挾制之說此皆得之局中人所自述者良可嘆也天

下事創始實難守成則易中華創設輪船以來  
亦有年矣駕輕車以就熟路此其時矣願我華  
人同深慶幸而保護之所以富民者即所以富  
國尤願當事者慎終如始積誠意以化西人嫉  
忌之心知人而善任量入以爲出就已成之效  
精推未竟之功廣而又廣此固華人同深企望  
者耳

論勵精圖治之益

爲洋布局而發

昔元相耶律楚才嘗謂太宗言興一利不若除一害

生一事不若減一事世推爲名言不知此二語流弊甚多人情安逸樂而苦勤勞喜省事而畏多事自古帝王勵精圖治不敢憚勞知天下事不能有利而無弊要在得人不得人耳得其人則利多而弊少不得其人則利鮮而弊叢徒恐其興一利卽生一弊多一事卽生一害屏而不爲則真因噎廢食矣以機器織布創自英人泰西各國從而效之獲利不知凡幾數年前中國有人亦欲效之招商集股購地造屋旋以經理非人事未成而弊日出一時遂據以爲口實豈

其然哉自與西人通商以來中國之銀溢於外國而中國日窮其大宗不過二端鴉片烟外厥惟洋布查近年各省所銷之洋布每歲不下三千萬兩外洋之織機日增中國之行銷日盛以至中國所產之布滯銷小民之生計愈艱其勢已不能杜絕則惟有自行開局仿辦潛移外洋之利權隱維小民之生計前閱上海織布局新訂章程所陳中國機器織布勝於外洋者約有三利大畧言中國棉花本輕一利也人工價賤二利也水脚減省三利也故以試辦三百張織

機計之每年共需開支銀三十六萬八千餘兩可出  
各種布二十四萬疋約可售銀四十四萬四千餘兩  
除抵本銀可餘七萬五千餘兩推而行之十年之後  
中國之漏卮可塞而局中需用男女工作皆當於近  
地僱用小民生計亦不無裨益是則其利固昭然其  
見矣尤可恃者事雖由官發端一切實由商辦官場  
習氣一概芟除事關初始購買機器僱用洋工其中  
每易叢弊然苟實心爲之其弊亦無自而生所望董  
其事者毋安苟且毋事彌縫行見是局之成初數千

年未有之利挽數千萬外溢之財功莫大於是矣抑更有善焉者局中既僱洋工當選華人之穎悟者從之學習務致其精數年之後華人之精其藝者既多即可分置各州縣設局興辦如此則洋工之鉅費漸省本輕則利愈厚由此推之機器織綢之舉厥利維均蓋絲本輕人工賤水腳輕三者與織布同且織布僅行於中國不過塞中國之漏卮若織綢能行於外洋并可獲外洋之厚利刻下中國公司日盛商務日有起色然而出口之貨除絲茶外並無別項大宗如

織綢公司之局可成中國之綢通行外洋豈非獨開  
生面哉是尤不可不得人矣

光緒八年九月

### 如運司清廉

天津運使如冠九

如山

卹商告示云爲傳諭蘆綢宗

商事照得本司蒞任一月於茲詳閱卷宗博採輿論  
舉凡弊之太甚者若不力加禁革何以興鹽利而肅  
議綱整頓鹽務首在裕課裕課必以恤商爲本查爾  
等各商平日居家儉樸急公納課者固不乏人而起  
居奢靡以至蕩產虧課者十居五六與其縱欲敗名

曷若黜華崇實爭先輸納課稅仰足以裕國帑俯足以保身家至認辦引地順辦引地租辦引地試辦引地代運代課代銷等名本屬公事轉爲私費向以引地之大小定使費之多寡自數千金至二三百金不等總目之曰認退費積習相沿群不爲怪取者甘心自利踏籃籃不飭之嫌予者籍端鑽營忘與受同科之罪本司實深恥之自此曉諭之後一概革除倘本司署中有人藉名撞騙索詐許該商立即指名稟究決不徇縱該商等亦當激發天良移黃綠之資爲



交庫之款本司愛人以德理應如此爲挽除陋習恤  
商裕課起見諭之不厭再三倘商人復敢以身嘗試  
定卽照例嚴辦勿謂言之不預也

心如傲雪之松筠德似濟時之霖雨足徵白山  
黑水毓此偉人此示當盥手焚香誦之 恤商  
卽以裕課真名言也近有沽名之人旣欲膺仕  
復圖清譽或陽博整頓之名略裁一二小利或  
於臨去時裁革陋規以徇衆意甚或從而取利  
焉後任之賄累與否不復顧也此等人未免干

大造之忌 陋規之害民者應裁至於相沿既  
久上下相安受之以供辦公之用有餘則助其  
貧苦之同寅而推及親友焉且須量入爲出我  
能節用尙可敷衍而不可以概他人君子於此  
應有權衡處脂膏而不潤誠盛事也或留此一  
項成一善舉亦已行其心之所安也後任之受  
與不受聽之可也若都轉因商力疲乏而裁之  
的是正辦惟有嘆服而已

前晤平江余大令

十鏡

年六十餘矣從山西某

縣引退挈眷而歸嘆曰在任三年得以平安回里者都統法公之恩也此缺每年所入僅可敷衍而無餘向歸都統管轄爲親臨上司例有三節兩壽之獻每年須七八百金法公卻之一無所受曰汝只認真辦事此金卽所以犒汝也後其子在京景況甚窘來省其父圖饋粥資各屬員公湊千金爲程儀公峻卻之僅支廉俸二百遣之歸其廉如此可謂一塵不染矣予老矣三年所餘將二千金遠道遄歸又值山東河南匪

徒之變繞道而行川資甚鉅藉此僅得到家尚  
餘千金將買薄田並課徒以終老焉言次感嘆  
不已法公名福禮滿洲人與如公皆東方之賢  
者故并記之